

枣庄市民间文学资料选编

市中民间故事集

下



市中区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

枣庄市民间文学资料选编

市中民间故事集

下

市中区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

枣庄市民间文学资料选编

枣庄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

王善民 主编

•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出版

枣庄矿务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6.2印张 30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1988)2—073号

定价: 6.00元

总卷主编 王 善 民

副 主 编 徐 太 义

齐 广 信

李 建 国

沙 朝 佩

分卷主编 刘 淑 云

副 主 编 曹 广 霞



白 骨 塔

目 录

金环记	(1)
荆芥花反鱼	(63)
崔福	(84)
水中鱼落凡	(100)
闭目镜	(115)
王彬	(129)
鱼兰记	(141)
双中状元	(152)
三报恩	(163)
火焚绣楼	(172)
孔生	(180)
双拜堂	(188)
仙女报恩	(195)
天使的出身	(202)
柴娃与狐女	(210)
状元痣	(218)
刘景春捉妖	(227)
张公赐学拳	(238)
一条汗巾结姻缘	(249)
行好得好	(257)
王公子	(277)
十八的闺女往庙上跑	(289)

蒸花女·····	(297)
王小打柴·····	(305)
杀生不如放生好·····	(316)
狐狸精的故事·····	(328)
盘龙岭·····	(335)
姜文房升仙·····	(358)
百花姐·····	(369)
王二教学·····	(379)
三个老不如一个小·····	(382)
王小打鱼·····	(384)
二兄弟教书智斗地主·····	(389)
一联二意·····	(393)
秀才和和尚作诗喝酒·····	(397)
刘二光当说媒·····	(402)
打官司·····	(404)
秋子多·····	(407)
聪明的孩子·····	(410)
王拴宽巧耍张三羊·····	(417)
宋成走亲戚·····	(420)
小孩投腰·····	(421)
抬扛铺·····	(422)
背乎老头选儿媳·····	(423)
说书啦呱不带白文的·····	(426)
寓言·····	(429)
笑话·····	(433)

金 环 记

讲述者小传：王恩瑞：男，八十五岁，文盲，农民，1904年生于渴口乡凤凰岭村。他十二岁起即开始学医，由于行医和采药，他走遍了蒙山南北，在这期间他听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他的故事惊险离奇，引人入胜。每逢节日附近村子争相请他去讲故事。他虽已八十高龄，仍谈笑风声，是个远近闻名的故事篓子。



有一年的正月十五，天下太平，百姓们都去观看花灯。以前的花灯，给咱这时候的不一样，现在是点的，过去是摆的。给戏一样，一出一出地摆开，人人都去京都看花灯。

有一位大人姓陈，是兵部大人。今天，是花灯日期，连夫人加儿女，带着丫环、仆女都去观花灯了。有灯台，都在灯台上站着看灯。抱灯的是一个四品灯官。他抱着的灯有一龙灯、二凤灯、三星宝剑灯、四四如意灯、五子登科灯、六六大顺灯、七星宝剑灯、八仙过海灯、九条仙女灯、十面埋伏灯。一套一套地往外搬，摆在大街两旁。兵部大人在上边捋着胡子观看，一套一套灯都过来了，十五的花灯和月亮交织在一起，如同白昼一样。

正在观看的当口，来了一位公子。这位公子生得很体面，到了灯台之上，见了大人，躬身施礼道：“伯父！你也来看灯了。”大人一看，满心欢喜：“来了，来了，你也来了。”公

子用手一指说：“这可是伯母？”“是的。”公子到前，给夫人施了礼。说：“伯母，你也来看灯了。”“噢，我也来了。”说完话，这个公子就下去了。

看完灯，一家人回到家里。在客屋里用完茶，十八岁的女儿香莲问母亲：“娘！在灯台上给你施礼的是谁呀？”“黑夜之间，我也不认识，问问你爹爹。”“爹爹！那位施礼的是谁呀？”“不是外人，是天官之子，名叫李香水。”“他是怎么来的”夫人问道。“噢，都怪我没给你说。在头年十一月时间，我与天官大人李红珍在朝房叙家常。他是河南曹州人，我是夏江陈家楼人，相距不过五十里。俺俩同时做官，就一起说话。他问我家中有什么人，我说有两个孩子，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是个双胞胎。女孩叫香莲，男孩叫桂生。我问他，他说就一个儿，十八岁，名叫香水。他就说了：‘贤兄，我要回家了，咱们相见的时间就不能那么随便了。到时你能看我，我能看你。下面呢？小孩就不能相见了。’我就说了，‘要不然，咱作个亲家吧？’李大人抓住我的手，连声说：‘陈大人，这太好了。’”

就这样，陈大人就把香莲许配给李香水了。两个大人回到家里晚点，也没把此事告诉各自的夫人。

听到这，陈香莲就说了：“启禀爹爹，可有媒人？”“没有。”“可有聘礼？”“没有。”“那有什么凭证？一没有媒人，二没有证据，就不算。”兵部大人就说了：“明天在家准备好，就把李大人请到咱家来，双方再定，你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很好。“都安歇吧，明天我在朝上见到李大人，把他请到咱家，给咱双方的姣儿订婚。”

第二天一大早，陈香莲就来到爹爹的床前：“爹爹还没

起？天不早了。”她昨天见了一面，没看清楚，一夜也没睡好觉。大人起来了，见此情景暗暗点头：这都是女儿的一番心事。吃过早饭，看好侍候，兵部尚书大人就上朝去了。正遇上李红珍，啦了片刻，今天见驾，讲了一些公事。下朝时间，陈大人抓住李大人的手说：“贤兄！请你过府用宴，你看怎样？”天官大人李红珍拍手说道：“贤兄！你请我过府赴宴，哪有不去之理？”“天官大人！到时你可带着夫人哟。”天官心想：你请我吃酒，还让我带着夫人，就一楞。兵部大人点明了说：“十一月间咱俩啦的那事你忘了吗？”李大人说：“没有，没有，这是为的亲事。好吧，明天我一定过府”。

陈大人回家后，女儿就问爹爹：“你见了么？”“见了，明天就来。”这里把酒菜等都准备好了，专等第天天官过府。

天官回到家中，给夫人一讲：“我有个事没给你拉。这是头年十一月的时间，我和陈贤兄两人啦家常。我们两人是近邻，他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是个双胞胎。咱有一个儿子，他可相中，俺二人就给儿、女立下了婚姻。他明天请我过府就是为婚姻之事，夫人你要预备好，带着聘礼，咱明天过府。”这时，正好看见香水回来了，一看自己的孩子长得好，也想让人家看看：“明天让咱儿也跟着去。”回头对儿子说：“香水，明天上陈府，你换好衣服，前去定婚。”人是衣服马是鞍，香水预备好了衣服，大人也准备好了聘品。第二天早晨，吃过饭，夫人坐着平轿，大人坐着高轿，李香水骑着马，就直奔兵部府下。

兵部府前有人，天官掀轿给门上说：“就说李天官来拜望

兵部太人。”守门的前去禀报兵部大人：“有天官大人前来拜望。”“光他一人吗？”“不是，还有夫人。”“传过去，让夫人准备接客。”我不能一接他俩唉？叫夫人出来接夫人。夫人一听让接官，就知道来了。香莲一夜都没睡着觉，收拾了收拾，换好了衣服，梳梳头，洗洗脸，一心等着看看婆母，心里还想着李香水来了没有。“娘，我也去。”“你去也行。”这是想骗孩子的。兵部大人先迎到门外，一见天官大人下了大轿，陈大人抓住天官大人的手，说：“贤兄来了，我没能远迎，你可招待着点。”天官大人说：“岂有此理。”两人挽手挽着手进府了。见夫人呢，抓着手说：“今天你来，我没能远去迎接，请多多见谅。”说着，也就进府了。香莲就在二门下，过去都讲究，闺女不能出大门，就在二门里站着。香莲一看来了，不用说，这是俺婆母。见香莲对着天官夫人施了一礼。天官夫人一看，用手一指：“这个？”陈夫人就说了：“这是我的女儿香莲。”李夫人上前抓住香莲，说：“孩儿，不用施礼。头一次见面，走吧。”“李公子来了吗？”“来了。”桂生迎接李香水，抓住手也进来了。李香水一看在二门下，两个丫头，一位小姐。行走路过，用眼一膘，看看香莲。见香莲打扮起来，那真是姣娆的身躯，李香水一低头过去了。陈香莲没看准，心里暗想，你还没看着我。陈香莲把罗裙一踢，就这一响。李香水心中暗想，这是让我回头再看看她的。这是各个人的心事。见李香水转脸，微微一笑。陈香莲满心欢喜，这回可看清楚，就跟着进了大厅。

一看闺女跟进来了，陈大人就说了：“贤兄，你家我家都同在一家里了，不能分这个那个了，大伙都在大厅说话吧。”

上首坐着李天官，下首坐着陈大人。陈夫人坐在西首，李夫人坐在东首。李香水坐在东首，陈桂生坐在西首。小香莲一看，六个人都坐好了，没办法，就挨着兄长在桌子角那个地方坐下了。都坐好了，兵部大人就说了：“贵兄，今日请你来，就是为咱头年十一月啦的那事，咱今天就给孩儿订婚。”李天官说：“我就是为这个事而来。”回头叫道：“聘礼可带来了么？”“带来了。”陈府的夫人心中暗想，没见你拿什么，你说有带的聘礼，怎么没拿呢？李天官连忙站起，把茶壶茶碗往南边一抬掇，桌面前就拾掇利索了。夫人把东西拿了出来，是用手巾包着的铮亮放光，照着全屋都铮亮。众人一齐观看，是一对金环。这个金环很有说头，是龙头凤尾，这龙头张着嘴，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铁蛋。陈大人问：“什么贵处产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不论是有年纪，还是年幼的，都爱看，太好看了。皇上就给了我，叫我保存着，就是那么回事，我把它拿来当聘礼。要说这东西有什么贵处，这个东西，这边放一个，那边放一个，能往一起去。”要是现在，就很简单了，将龙头嘴里放一个吸铁石，那边放一个铁球，就能吸动了。现在人人都能做，就不稀罕了，那时候可罕稀了，因为它能往一起碰，大家都一齐乱看。李夫人上去拾起来，给了夫人，夫人当场接过来给了香水，把这金环送过去了。把金环给完，就听着大人喊了：“摆宴。”宴席摆好，香水站起来了，拿过银壶，给金杯倒上酒，先给了兵部大人，兵部大人吃着酒，很欢喜。又给爹爹，后来给陈府的诰命，又给他母亲，又给桂生。香莲心中暗想：你给我吧？不能给么？没结亲，这个酒怎么给呢？香莲明白：你不好给。就用袖子一遮面，过去把酒壶和酒杯拿了过来。心想，别让你犯难

了，我自己斟吧。先斟了头一杯酒给了伯母，后给了母亲，又看了两眼，不好给公爹，就一个劲儿地看兄长桂生。桂生一看，妹妹不好给公爹斟酒，就把酒壶接了过来，给斟上酒，接给了她公爹。斟完酒，香莲最后才给李香水。李香水双手接酒，吃过酒以后，时候就不早了，天到中午了，酒也喝好，饭也吃足了，最后大家一起都散席了。天官回府，陈大人相送，见两个诰命并手而回。香莲送婆母和母亲到二门下，心中暗想，你连我都不看。可香水心猜寻，还有兄弟跟着，我还能站住看你吗？低头就过来了。香莲自语，我来送你，你不看，就用脚一踢罗裙，香水一点头，就走了。走了以后，两家人都欢喜，亲事就算定了。

再说大朝之日，万岁登基。来了一位元帅叫洪德茂，来到金殿禀报：“启禀万岁！全军覆没”。万岁半天不语，这个万岁很年轻，这时有个内阁大丞相吕皋很熊，也很坏，用手一指说：“你身为大帅，全军覆没，要你何用？！”回头给万岁说，把他斩了吧。万岁就下令，让武士们把洪德茂给五花大绑绑上了。这时，天官大人就说了：“启禀万岁！此人斩不得。常言道：千军好得，一帅难求。哪能随便斩呢？”丞相吕皋说了：“你这说什么话？他不是将，他是帅。身为元帅，使得全军覆没，要他何用？”天官说：“元帅哪能给大将相比？”吕皋说：“这个非斩不行！”在金殿上，吕皋亲手拿过圣旨，过去写上要杀洪德茂。天官大人不让斩元帅，二人在金殿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了起来。吕皋是万岁的老丈人，皇上向着他。皇上想，你是天官，是二品大元，为何给他争吵？吩咐天官下殿去吧。

陈大人在下殿对天官讲了：“你看看，万岁年少，说不上是昏君，他小。吕皋在朝掌握大权，要不顺着他，以后非吃大亏不可。”天官问：“贤兄，依你之见呢？”“咱走吧，咱要走了就不问了。”天官大人头一摇：“你是个怕死鬼，哪能算忠良呢？象我们忠良保主，命算什么？你看他说我两句我不烦，有我一人在，金殿上有不平之事，我就得讲，就是杀了我，我也得讲。”陈大人说：“好吧。为斩洪德茂这事，你就给吕皋斗了起来，你要顺着他，万岁就依着他，你要不顺他，娘娘是他闺女，以后要吃大亏。”陈大人真怕得罪了吕皋和万岁，没有好下场，便不想在朝为官。陈大人给天官很好，陈大人说：“我不想在朝为官了，因为我给天官大人很好，吕皋和万岁给天官是对头，如果天官要受了害，我还得保本。”他说保本，是他觉得自己给天官相好，怕连累了自己。“走吧。”第二天，上殿，陈大人辞朝。天官可气极了，心说：你真是怕死鬼。咱不能看着奸臣横行也。你还算是个什么忠臣？臣不能念君过，儿不得念父过。君有些不对，臣要记念，那就叫不忠；爹要是有不对的地方，儿要记念，那就叫不孝；你为什么辞朝呢？忠良拿死算什么？好，你辞朝吧，我不辞。天官为此很生气，怕死鬼！把自己的命拿得很值钱，把国家都忘了。

李红珍回到家，香水问爹爹有何心事？李红珍说：“为在金殿给奸臣顶了一本，陈大人害怕，辞朝了。”李香水心里明白：“爹爹，还是伯父对呀。”“不对，反正我不去送行。明天送行，你去吧！”李香水就奉父亲之命上了陈府。到了陈府一禀报，陈大人出来抓着李香水的手，这分手的滋味真难受。陈大人给香水说：“是您父亲让你来的吧？你父亲不听我的

话，我要辞朝走了。”陈大人转而又一想，这一分手，不知何日才得相见，得让闺女和公子相见一面，可还没结婚，所以，就叫了声公子：“明天我走之后，你先上小书馆吧。”陈大人心想，到小书馆，家工院奴一定要到后院去。让他俩相会一面，明天就分手了。

第二天，香水到了小书馆，香莲也到了小书馆，两人一见面，不由地就掉泪了。现在就要分手了，虽然还没结婚，可两人非常亲爱。陈香莲叫了一声香水：“我快走了，咱啦两句话，到时如果父子相离，等到紧要的时候，你别贪恋，该躲的要躲，该离时要离，就是我教你的两句铁心的话。”这样，一宿没合眼。到了天明，陈大人这才准备好车辆，共有十个家人，只能带三个，辞去了七个。“这回回家了，成了老百姓了，哪能带这么些呢？”就带了几个知心的。家工院奴套好了车辆，陈夫人上了车，看了看李香水。香莲说：“别叫他再送了。”李香水说：“我得再送送。”陈大人让住下车，香水把头往车上一趴，陈大人就说了：“我教你的两句话，你千万要记准。咱今日分别，不知何日再相见。”两个人便洒泪而别。香水回去给爹爹讲：“还是离朝好。”噢？李天官还是忠心耿耿：“我是不能离朝，我得忠心保主。一死算什么？我不学你陈伯伯，他是怕死鬼，在这里我死也不走。”

陈大人离朝五个月以后，吕皋心中暗想，小小的天官，不听我的话。哼！我要斗不过你，我就不为丞相。这一天他假传圣旨，让天官进宫，万岁让进宫不能不去，天官顶冠束带，来到了宫门前，一通禀就进来了，正遇上内奸。这个内奸是个女的。李天官问：“万岁在什么地方？”那个内奸说：“万岁没在宫中，

万岁在百花楼。”天官就奔百花楼来了。

这百花楼是凉快的地方，这时，天正热，一到百花楼，就见吕娘娘正在洗澡。天官一进去，见吕娘娘正光着腚，赤着脚。“大胆，什么人，我在这里洗澡，谁敢进来？”天官吓得不敢抬头，赶快退了回来。回到家里，长嘘短叹，这事不得了，见了娘娘的贵体了。李香水见了问道：“爹爹为何这样唉声叹气？”“唉！我一时失错，不该上百花楼。到了百花楼，没见着万岁，倒见了娘娘沐浴。”这时，家人都吓得不得了。心说，你看看娘娘的玉体这是玩的吗？李香水也吓得浑身打颤，就出去了。有陈香莲教得他的那两句话。

也不过片刻时候，就听人马呐喊，大兵就把天官府给围上了。李香水这时早已逃走，没有多大功夫，就把天官府三十六名人全拿到监里，到那里一点，就少了一个李香水。因此，大街之中就不让任何人行走了，城门紧闭，搜查李香水。

李香水低着头逃跑，跑了甚时，就听呐喊声四起，他跑着跑着，见前面有个大门闭着，他就一头扎进大门里，到了门里正碰上国公的儿子名叫徐香保，他认识，他俩是同学。见李香水哭得很厉害，徐香保就问：“你为什么这样啼哭？”香水就把爹爹看见娘娘洗澡之事说了一遍。徐香保说：“俺家爹爹还没歇，给他说说。晋国公徐延昭说完，把头一摇说：“这就叫朝中不清。就这样的家庭毁了。不要害怕，明天我上殿见见我的伯父。你先歇去吧，别走了。”李香水在此就歇息去了。第二天起来，吃过早饭，徐延昭上金殿见驾保李天官。刚到午门，就问：“万岁上朝了吗？”就听着有人说：“万岁有恙。”有恙就是有病，不上朝。李天官鸡叫二遍就被杀了，

三十六人一齐开刀，所有家工院奴没等天明就都得被杀。

徐延召跺脚捶胸，回到徐府，说这样的忠臣给斩了。看看他杀了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到大街上买棺木给他成殓起来。

家人到外面找了一圈，回来报信，尸首没有了。一打听，说甩到河里去了。“这个奸贼真狠！连尸首都摆到河里去了。”徐延召回头给李香水一说，香水痛哭不止，爹娘丧命，连家工院奴都死了，共三十六人，李香水哭得死去活来。

街上不准走动，四门紧闭。吕皋扬言，一定要搜出李香水。徐延召说：“要搜能搜我吗？不敢，量他也不敢。”过了一会，外边有人来报：“老千岁，搜到离咱的府门不远了。”这时家工院奴都听着了，徐延召说：“不准吕皋带御林三军，光能带他的亲兵。进来搜，只能搜到二门，不准往里搜。”叫香水上了内书馆，这些都全预备好了。这时，有人来给吕皋禀报：“启禀千岁，来到徐府了。”

吕皋想，别搜了，要搜他，他是深宅大院，又不让带兵，光让带着几个亲兵，他要把我揍一顿，揍个半死，我不能怎么着他也。他是有功之臣，我光在外边打着锣吆喝。我看他能等几天。我看你咋放他。这个奸贼有点子，就光拿着锣敲着喊：“谁要藏着李香水，就全家抄斩，谁要交出来，给黄金千两。”

有人禀报徐延召，徐延召心想：“你瞎喊吓唬谁呢？我量你也不敢搜。”这时叫了声：“香保，好好地劝劝香水，等到得便的时候，我再把他送出去，不得便没办法。”香保就劝李香水：“你暂时忍耐等候，要有得便的时间，我爹送你出